



千多3  
1987  
507





門子 3

田文



書苑補益題辭

夫書家自昔聚訟其言具載簡策無慮數十餘家王弇山公得五種以為書苑與畫苑同刻於楚之鄖陽無何板為洪水漂去王孟起重刻而謀諸予因各以所得續為後編而更題曰金陵



書苑補益 是言  
王氏書畫苑補益畫苑徂冬已  
刻矣此則書苑視畫苑補益滋  
廣予以髫年酷嗜書畫蓋嘗博  
訪其書並鈔刻本大半人間傳  
寫多所謬誤學者終身搨管曾  
未覩其書名予是恨焉欲校刻  
而傳諸久遠力未能也孟起一

旦盡屬梓人夫非二家之大幸  
歟在昔東晉王氏以書法稱雄  
萬古而繪事兼之維時亦在金  
陵孟起居仍舊巷風流不愧家  
聲弇山公學空市肆搜竒無遺  
乃不盡其十之五而使孟起與  
予得補益之豈亦有不偶然者



是言  
二  
歟孟起校勘古書殊多種又近代希有予幸託交而盡獲觀覽焉固知孟起為同學用意洪矣萬曆十九年後三月朔新安詹景鳳著



王氏書苑補益卷之一

皇明 詹景鳳 王元貞 全校

書譜

吳郡孫過庭撰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亡改作云歿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據以兼通故



續

無慙於卽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以俗易雖書契作之適以記言而淳醜一遷質文三變馳騫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而英猶改作尤精於草體彼之一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

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墜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墻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改作或疑焉余志學之年留



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  
逾二紀有垂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  
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  
態絕岸頽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  
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  
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  
力運之能成信可謂志改作智一作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  
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  
殊劔一作挫於毫芒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  
窺尺積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

續

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  
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脩其本揚雄謂詩  
賦小道壯夫不爲况復溺思豪釐淪精翰墨者也夫  
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  
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  
並運好異尚竒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  
得推移之奧願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鑿者挹其菁華  
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  
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邠庾之  
倫縱不盡其神竒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



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未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能改作草書麤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改作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改作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迥互雖殊大體

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茲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



垂則彫踈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閒一合也感  
 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  
 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垂也意違勢屈二垂  
 也風燥日炎三垂也紙墨不稱四垂也情怠手闌五  
 垂也垂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  
 得志若五垂同萃思過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  
 無不適義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  
 者希風叙妙雖述猶踈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  
 昧輒効所明庶欲弘既住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  
 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

蒙

圖

改作  
三手

貌垂外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

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可發啓童蒙既常俗所存不  
 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  
 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  
 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善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  
 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籍甚不渝人亡業顯  
 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秘將盡偶  
 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覩縷其有顯聞當  
 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爻之作肇自  
 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



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龍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積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集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

難形於紙筆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鏤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改作致使摹榻日廣研習歲滋先



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効歟試言其由略  
 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史箴蘭  
 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得改作絕致者也  
 寫樂毅則情多佛鬱書畫讚則意涉環竒黃庭經則  
 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庭改作亭與集  
 思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意改作慘所謂涉樂方笑  
 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暖之奏馳神睢渙  
 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  
 強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  
 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

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已出規模所設信  
 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術改作術適可兼  
 通心不厭精手不忌改作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  
 闡於習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改作瀟灑流落  
 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  
 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受改作  
 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  
 極於所臨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  
 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  
 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



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  
中則過之後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  
命也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  
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  
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  
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效改作努爲力標置  
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  
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  
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呼蓋有學而  
不能未有添不字學而能者也考之卽事斷可明焉然

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改作  
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  
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况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  
布猶疎形骸未檢濯改作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  
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義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  
之自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  
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  
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  
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  
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



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道潤加之亦猶枝幹改

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

其骨力偏多道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

妍媚之改作闕而體質存焉若道麗居優骨氣將劣

譬夫芳草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

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

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道

剛佷者又崛強無潤矜歛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

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

於滯澁遲重者終於蹇鈍輕鎖者改作於俗吏斯

皆獨行之士偏翫所垂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書之為妙近取諸身假令運

用未周尚虧工於秘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

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虫改作篆

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

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

互垂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

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

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

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



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艷；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同改作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識一作自高，輕至改作致陵。詢余乃假之，以細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致改作觀，愚者改作繼聲競賞改作。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

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願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囊，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護書机，父削而子懊，知之改作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已，彼不知也。曷足恠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為道也。豈可執水而咎夏虫改作哉。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揉，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



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令改作撰為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

書譜

續書譜序

姜夔字堯章番易布衣也自號為白石生好學無所不通嘗請于朝欲是正頌臺樂律以議不合而罷有大樂議琴瑟攷鏡歌等書傳於世子略識於一友人處知其為名士頗敬之不知其能書也近閱其手墨數紙運筆適勁波瀾老成又得其所著續書譜一卷議論精到三讀三歎真擊書學之蒙者也夫自大學不明而小學盡廢游心六藝者固已絕無董有而堯章迺用志刻苦筆法入能品予固恨其不遇於時又自恨向者不能盡知而不獲樞衣比面以請也因



五氏書法卷之二  
十一  
補益  
爲鋟木以志吾過云嘉定戊辰天台謝采伯元若引

續書譜序

終

續書譜

番易 姜夔 堯章 撰

總論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  
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  
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真草與  
行各有體制歐陽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爲草李邕李  
西臺輩以行爲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  
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  
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意



以爲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妙矣白雲先生毆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真

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千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毆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

稍

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毆顏或者惟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精匾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法書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採古人字列之以爲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籍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



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音入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適然而真以轉而後適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如何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

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夫今以來用筆多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世尤甚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陽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眾美雖少楷而翰墨麗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也顏柳結體既異古



書法作爲書法  
之無助

人用筆復溺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  
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爲無助而魏晉風  
軌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勁可喜更爲奇妙近  
世亦有倣之者則俗濁不除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  
不若瘦硬也

草

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  
蹀躞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  
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義  
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

悟

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距矣大凡學草書  
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  
有源然後倣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  
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  
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悞轉換隨意用筆任筆  
賦形失悟顛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况  
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前塵俗若使風  
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  
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  
古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



王氏書苑 卷之二  
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攷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

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入。以發代益。益亦以捺代之。唯ノ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冥。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

明



王氏書苑 卷之二  
一拂又有三折一人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  
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  
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  
竿子便不是書又如口音圍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  
以寬閑圓美為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  
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  
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  
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  
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  
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

刺之與刺

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王示之與衣以至秦奉秦春  
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氏有執使轉用之  
法執謂深淺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  
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  
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  
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  
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  
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



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 行書

嘗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揚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爲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

濃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 臨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坐右朝夕締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榻迺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



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一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為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

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為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鉞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為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盤薄不無少勞韋仲將升高書凌雲臺榜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歟若鍾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謂癖矣



情性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序  
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  
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  
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恐遽體留一  
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  
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又云  
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  
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  
者尚精擬之者貴似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

略言其  
由各有  
其五

迅速翻効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  
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  
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  
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  
既存矣適潤加之亦猶枝幹蕭疎凌霜雪而彌勁花  
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適麗蓋少則  
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適  
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  
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  
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



直者則徑挺不適剛很者又掘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距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澁遲重者終於拙鈍輕鎖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若擊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眾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速不常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繩鈎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

違鍾張而尚工其言盡善故具載焉

血脉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讚又與蘭亭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予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燥潤 見用筆條

勁媚 見情性條



方圓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  
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顯  
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  
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一出  
斯為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  
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  
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為妙

一本作不可顯真

書苑作有情性理致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  
右有餘地矣在左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  
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  
喉嚨等是也在下右者皆欲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  
如平頭須令覆其下走足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  
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為善

疎密

書以疎為風神密為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  
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靜疎密停勻為佳當



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疎

###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僂端楷如賢士

###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 筆鋒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子氏書苑  
卷之二

三

和益

續書譜終



